

赤军◎著

乱龙

上杉谦信(上)

勇与义的化身


平生指挥七十余场战役，未尝败绩，是当之无愧的不败之将。一生秉持大义，是“毘沙门天王的使者”，更被誉为“北陆守护神”。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赤军◎著



乱 乱

上杉谦信(上)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龙:上杉谦信.上/赤军著.—合肥:黄山书社,2009.6

ISBN 978-7-5461-0519-2

I. 乱… II. 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0610 号

乱·龙:上杉谦信(上)

责任编辑:沈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230071

网址:www.hsbook.cn

印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32.5 插页:2

字数:350 千

印数:00001—10000

版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461-0519-2

定价:43.80 元(全二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这部书的主人公是上杉谦信（本名长尾景虎）。

或许是性格使然，我一直对蛮勇之夫不大感冒，反而更喜欢乱世中的阴谋家。因此在最初对日本战国历史感兴趣的时候，我最敬佩的人乃是武田信玄。信玄放逐亲生父亲，杀死自己的妹夫，甚至夺取外甥女（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并无血缘关系）为侍妾，而后世对他却往往赞誉要高过谴责，可见他不择手段在乱世中存活下去，进而谋求发展的人格魅力是非常强大的。而对于信玄毕生的宿敌上杉谦信，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他只是个一勇之夫而已。

确实，谦信在战场上勇猛无敌，据说他毕生经历七十多场战役，从未吃过败仗。即便以信玄之智，设下种种圈套，撒开重重包围网，却始终未能将其击垮。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曾在《日本史概说》中评价谦信说：“在杀伐无常，狂争乱斗的诸国武将中间，上杉谦信以尊神佛、重人伦、尚气节、好学问的高节之士见称，令人感到不愧是混乱中的一股清新气息。”然而乱世中真能容下纯洁无垢之人吗？谦信无私无欲的品德，是该受到赞誉呢，还是该遭到嘲笑呢？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勇猛无双之人，比如项羽，比如关羽，但他们最终都被历史大潮所吞没，身首异处了。天真的人，即便个人战术素养再高，也是无法在乱世中存活下去的，能够不沦为野心

乱龍

上杉谦信(上)

家的工具，就已经很值得庆幸了。

这是我对谦信最初的认知，然而随着对那段历史越来越深的了解，心中对信玄和谦信这对宿敌的天平却逐渐朝向不同方向倾斜了下去。谦信虽然未能夺取天下，赢得最后的胜利，却也从未失败，他是因病而亡。而在他病倒之前，他的武威如同利剑划破长空，几乎无人可挡。以信玄之能，在战阵上屡屡为谦信所挫败，虽在战略层面上略占上风，却同时为谦信所掣肘。上杉谦信，倘若真是一个天真的人，纯洁无垢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能在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的战国乱世坦然走完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吗？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谦信的盟友兼部将太田资正曾经评价说：“谦信公之人品，八分乃贤者，二分为恶人。恣纵怒气，行事怪异，是为其‘恶’；除此而外，勇猛而无欲，清静而无邪，廉直而无私，明敏好察，慈惠待下，喜闻人谏等，是为其‘善’。虽有微瑕，不足掩其辉，实乃绝世罕有之良将。”由这段评价可见，谦信并非毫无瑕疵的完人，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也不是只知挥刀猛杀的一勇之夫，更不是除优秀的战术指挥能力外别无长处。谦信个人品格、性情的复杂程度，恐怕不在信玄之下。

举例而言，习惯上认为谦信不好女色，并且因为笃信佛教而终身不娶；在人们的想象中，这般无私无欲之人更应不重服饰，穿着简朴。然而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来看，谦信曾先后与三位女性产生过感情纠葛，其中一位还曾有婚姻之约；并且谦信所留下来的铠甲、衣物都极尽华丽之能事，根本不像是一位除大义外毫无所求的僧侣所应穿着的。

为此我特意查阅了各种资料，尝试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上杉谦信。这部书所反映的乃是上杉谦信青、中年时代的经历，也即从他首次踏上历史舞台，到最惨烈的第四次川中岛合战止，力图表现这位“义将”不为人所知的性格的多个侧面，抹去对他只恃蛮勇的误解。还原成功与否，暂且不论，只希望读者们可以认识到：自命为佛教战

神“毘沙门天”的使者、以“舍死去战则生，贪生而战必死”为座右铭、被称为“军神”和“北陆保护神”的上杉谦信，其实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泥雕木偶，他有自己的喜乐，有自己的哀愁，有自己的信仰和理念，更有自己的情爱私欲。要将这些复杂的情感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才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凡人，而不是一尊冷冰冰的“军神”。

其实对于历史人物的认知和还原，原理莫不如此。倘以一知半解的认识去简单化给出评价，就如同我最初那样，肯定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赤 军

2009-2-16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001
第一章 析尾的少年	001
第二章 败阵	037
第三章 兄弟之间	069
第四章 不动明王	099
第五章 浪与船	129
第六章 猛将的诞生	159
第七章 危机	197
第八章 龙争虎斗	221
第九章 绝姬	249
第十章 北条之乱	281
第十一章 出家	311
第十二章 激战上野原	341
第十三章 琵琶湖畔	373
第十四章 关东攻略	397
第十五章 等待与行动	433
第十六章 浓雾散尽	463
尾声	503

第一章 析尾的少年

越后国下辖七郡^①，若论国内人口最为稠密，田地最为肥沃之处，一是上越的府中^②；二是中越的米山北麓和信浓川东；三就是下越的阿贺野川和加治川一带。在战乱之年，人口就是兵源，田地就是粮草，因此以这三片沃土为中心，可以说正好将越后国三分。

不过守护代^③长尾家极盛之时，三分越后领有其二，除了下越的扬北众仍保有相当独立性以外，其余国人领主^④都曾陆续拜服在先守护代长尾为景的马前。可惜为景九年前便已溘然长逝了，越后一国再度陷入纷争不断的局面——这是本庄实乃每日忧心忡忡，眉头总也无法舒展的原因。

本庄美作守^⑤实乃，后世也有将其名异写为本庄庆秀的，乃是守护代长尾家中武勇无双的第一猛将。据说为景去世之前，把长子长尾晴景——也就是现在的守护代——叫到身边，嘱咐后事，只提到两名家臣，那便是骁勇的本庄实乃和多智的直江实纲。同僚们后来纷纷议论

① 越后：日本古代行政区划分为六十六国（或称州），大部分的国等同或小于今天一个县。越后国在本州岛中北部，相当于今天新潟县的大部分。所辖七郡是：颈城郡、鱼沼郡（合称上郡或上越），三岛郡、古志郡、蒲原郡（合称中郡或中越），沼垂郡、岩船郡（合称下郡、下越或扬北）。

② 府中：指一国的中心区域，大多为国司官衙所在地。

③ 守护代：守护为武士官称，负责一国军政事务，但实际上守护往往并不管事，任命守护代（代理守护）行使职权。

④ 国人领主：简称国人、豪族，指地方上的土豪、小领主。

⑤ 美作守：美作国为日本古代行政区划名，美作守即美作国的太守（国司），这是一个朝廷官位而非武家官位，当时只是虚衔，并无实权。

乱龍

上杉谦信(上)

说：“这简直是三国时代孙策临终时的嘱托嘛——‘内事不决问子布，外事不决问公瑾’。”

对于这些传言，本庄实乃听到之后唯有苦笑。他不敢自比周瑜，但如今越后国内状况只比当年的东吴更为危险。这危险并非来自于外，并没有如同曹兵一般的强大军队杀奔前来，然而国内的领主们内乱不息，却比外患更难救平。直江实纲也比不上张昭，终究孙策去世之时张昭已是白发老臣，而实纲尚在壮年，智谋虽广，经验仍略显不足。

“我国若真有张昭、周瑜一般的人物，又何至于今日这般局面！”本庄实乃时常慨叹，但同时还有另一句话他想了很久，却并不敢说出口来——“守护代大人若有孙仲谋一半的胸襟、本领，那比十个张昭或者周瑜更为有用”。

这般想法本庄实乃从未对他人说过，甚至包括自己的副将宇野左马介^①。左马介协助实乃防守栃尾城^②已经六年有余，相关国内动向、领内情况，两人见解惊人的相似，因此几乎无话不谈。但只有这般想法是不能说的，长尾晴景即便再怎么无能，也终究是自己世代侍奉的主君，作为臣子，又怎能大胆议论主君呢？

本庄实乃入守栃尾城之时，长尾为景尚未去世，然而当日的形势便已然岌岌可危了。上条、琵琶岛、城崎等处，多家领主掀起反旗，虽然都先后被为景讨平，但为景也已心力交瘁，因此才会把守护代之位传于其子。实乃还记得受命当日的情景：为景浑浊的瞳仁中充满了期望，同时也蕴含着一丝不安，他用颤抖的声音对自己说：“中越，就拜托你了。”

“是！”本庄实乃几乎是流着热泪接下这一重任的。栃尾城是中越的重镇，是座依托鹤城山而建的坚固堡垒，马蹄型的城郭，附近还散

① 此人全名佚失，左马介也写作左马助，怀疑是指代官职，为左马寮的二等官——朝廷各寮的长官都叫头，次官为助，三等官为允。

② 栃：音ㄒ。

布着超过二十座支砦，将周边道路封锁得水泄不通。无论是中越国人们想要作乱，还是扬北众想趁乱南下，都须先过栃尾这一关。将家中第一猛将分派在栃尾，正说明长尾为景对此城的重视，对实乃的信任，同时，也预示着山雨欲来，风已满楼了。

人守栃尾城之时，本庄实乃年未三十，十余载风霜倏忽而过，如今他已年过四旬，鬓边已然生出了几丝华发。虽说舞动起四尺二寸^①的太刀^②来依旧虎虎生风，毫不逊色于年轻人，但少年时代毫无畏惧、只知厮杀的豪情却已逐渐退去。即便有他这般猛将镇守栃尾，周边国人领主们仍然三天两头闹事，胆大的还会公然掀起反旗，拒交甚至抢夺年贡。实乃数次出兵镇压，几乎每一次得胜归来之后都忍不住想道：

“这般乱相，还将持续多久呢？我总有再也跨不上马、举不起刀的一日，到那时候，栃尾城终究会沦陷的，栃尾若沦陷，春日山也便不稳了……”

春日山城是守护代长尾家的本城，倘若将狭长的越后国比作一条头东尾西、垂首饮水的巨龙的话，那么栃尾是巨龙之心，而春日山便是巨龙之眼。然而本庄实乃根本料想不到，栃尾城还稳如磐石的时候，春日山竟然就已经沦陷了……

天文十四年^③，一日午后，突然一骑飞驰入栃尾，马上武士浑身都是尘土，靠旗也歪斜在一边，并且目光中流露出近乎绝望的神情——“春……春日山城于三日前的晚间陷落了……”

“什么？”本庄实乃大吃一惊，大声询问道，“并未听闻春日山被围攻的消息，如何便陷落了？是谁……是宇佐美吗，还是柿崎？”

实乃本人虽说是守护代长尾家第一猛将，但若论起越后一国，英

① 日尺，一尺约等于现在的30.3厘米。

② 指日本古代的窄身单刃刀，也叫大刀，中国人习惯称之为倭刀。

③ 天文十四年，即公元1545年。

乱龍

上杉谦信(上)

勇善战排名第一的，定然要算城崎城主柿崎和泉守景家；同样，直江实纲虽为守护代长尾家第一智将，但他的智谋比起琵琶岛城主宇佐美骏河守定满来，恐怕还要稍逊一筹。在实乃想来，若说国中有人能够攻破坚城春日山，定是这两人其中之一吧……不，或许是他们两个联手来干的。

“夺城的乃是黑……黑田长门守。”

“黑田……”本庄实乃踉跄了一下，他突然感觉全身乏力，“连黑田也会作乱……”

黑泷城主黑田长门守秀忠，本名昭田常陆介^①，乃是侍奉先守护代长尾为景的老臣，因为他骁勇善战，屡建功勋，因此为景让他继承了名门黑田氏的家名，并且赏赐黑泷一城。为景去世以后，如同大厦倾倒，家中众臣纷纷起了异心，但只有受过为景厚恩的秀忠等人，其忠诚之心是无可怀疑的。想不到人心变化如此之快，如今竟连他都起兵叛乱，而且夺取了春日山城……

据使节禀报，正因从未有人怀疑过黑田秀忠，他才能瞬间便夺下了春日山，而且并未动用太多兵马。三日前，秀忠携随从三十余人前往春日山城参谒守护代长尾晴景。当日晚间，他们趁着黑夜在东北方的千贯门一带纵火，吸引守军注意，随即隐藏于千贯谷中的三百余兵卒就从正北方向攀山进入本丸^②，瞬间控制了整座城池。晴景在小姓^③的扶持下仓皇逃走，其弟长尾景康挥舞太刀断后，终因寡不敌众，惨死在黑田方勇将昭田与七郎的刀下。

“景康殿下，遇难了吗？”本庄实乃再也支撑不住了，颓然坐倒在地。

① 常陆为日本古国，介是国司的副官，因为常陆守的官位按例只授予亲王，因此武士最高只能做到常陆介。

② 日本中世纪的城堡大多用围墙和箭楼（櫓）分隔为多个区域，称为“曲轮”，也叫“丸”。本丸就是城堡最中心的区域，是指挥部所在地。

③ 小姓：指贴身服侍主君的未成年的侍从。

待到宇野左马介赶来之时，本庄实乃表面上已然镇定了下来，虽然他心中翻江倒海，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但丝毫不敢表露于外。若连身为栃尾城将的他都倒下了，那么全城的士气就会跌至谷底，仅靠左马介一人是无力独撑大局的。

宇野左马介比本庄实乃小七岁，本是长尾晴景的侧近。晴景派他到栃尾来，其实有不信任先代老臣，在实乃身边安插眼线之意。然而实乃毫无作乱之心，左马介也并非无风起浪之人，因此双方相安无事，处得久了，反倒成为至交好友。

听到噩耗的宇野左马介，原本白皙俊秀的面庞瞬间涨得通红，他用拳头狠狠地擂着敷板，大声叫道：“立刻点集兵马，咱们一定要夺回春日山城！”

“夺回？”本庄实乃闻言不禁苦笑，“即便你我手中有五千兵马，也并非如此轻易便可攻克春日山的，除非原样套用长门守的计谋，假装归降于他，先混入城中去……”

宇野左马介摇摇头：“岂能取信于黑田……”

“自然无可取信。”本庄实乃也摇头。他突然无益地懊恼起来，栃尾城中守将，自己以及宇野左马介对守护代家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竟连一个能够行诈降计的人都没有。然而即便有这种人在，恐怕也瞒不过黑田秀忠吧。实乃甚为了解秀忠，虽说他勇猛不如自己，智谋不如直江实纲，治理领内不如大熊备前守朝秀，但换个角度来看，此人身兼三者之长，原本也是长尾家中第一流的人才。此番夺取春日山城，秀忠一定谋划了很久，才能一击即中，他岂会轻易上别人的当，把城池再拱手交出来呢？

本庄实乃反复筹谋无计，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到屋门口，大声招呼说：“有人在吗？快请平三殿下前来议事。”话音才落，廊下蹲伏着的一名高大的武士就直起腰来：“在下黑金孙左卫门，这便前去相请。”

“孙左卫门，”本庄实乃轻轻叹了口气，“为何不跟随在平三殿

乱龍

上杉謙信(上)

下身边呢？我不是说过嘛，即便他在佛堂诵经，你们几人也应当候于门外。”

“是殿下不让在下跟随的，”黑金孙左卫门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来，“他说要去城外骑马射猎散散心……”

“胡闹！”宇野左马介跳了起来，大喝一声，“当此危急时刻，哪还有心情射猎？平三殿下还是个孩子，你们也是孩子吗，如何不阻止他？”

“罢了，”本庄实乃伸手揉一揉两眉之间，“不管他在哪里，速去请来相见吧。”

“是！”黑金孙左卫门答应一声，急忙站起身来，一溜小跑，很快便不见了人影。

宇野左马介打开地图，铺在席上，皱着眉头盯了半天。本庄实乃却不看地图，反正除了下越的地形不太熟悉外，这中越与上越的山山水水，全都装在他心中，他实在想不出有何妙策可以夺回春日山城，也想不出谁能提出类似的妙策来。倘若宇佐美定满不是与先守护代长尾为景有杀父之仇就好了，他或许有什么计策吧，但实乃自己却一筹莫展。

在心情混乱之下，即便智慧之镜也会蒙上尘垢。宇野左马介或许没有意识到，本庄实乃实际上是遭受了三下痛击，招招都打在他的顶门上，并且一招更比一招凶狠。第一击自然是春日山城之陷落；第二击，夺城之人竟然是素来忠心耿耿的黑田秀忠；而第三击则是长尾景康的罹难……

现任守护代长尾晴景的体质实在太差了，别说上阵挥舞刀枪，即便安养在春日山城中，他也三天两头地病倒，一年中倒有一半时日是在病席上度过的。或许是为疾病所累，他的胆量与器量也小过常人，虽不易怒，但时常会在背后批评家臣，并且这批评还会流传于外。长此下去，即便没有黑田的叛乱，春日山城也不可能稳如磐石的吧。本

庄实乃其实并不惊讶于晴景的败阵，他惊讶的是竟然如此之快……

其实本庄实乃设想过让晴景的同胞兄弟长尾景康来继承家业，他曾经委婉地向同僚直江实纲透露过这般想法。实纲笑着回答说：“守护代大人并无子嗣，他不把家业传于兄弟，还能传于谁呢？”

长尾景康与他病弱的兄长截然不同，身高六尺、肩宽腰阔，舞动四尺长刀，整个上越都罕逢敌手。倘若由他来领导越后国，即便无法恢复到先守护代为景极盛之时的太平局面，也不至于战乱频发，连栃尾城都倍感朝不保夕吧。然而守护代晴景何时才肯让位呢？本庄实乃并无胆量也无智谋可以促成此事，他始终只能在佛前默默祈祷而已。

可惜长尾景康在此次叛乱中罹难了，这一消息给本庄实乃的打击要远远大过春日山城的陷落，这是他原本坚韧的神经险些断裂的重要原因，他觉得眼前一片黑暗，已经看不到丝毫光明了。

出身于长尾晴景侧近的宇野左马介是无法了解本庄实乃此刻心中所想的，他的忠诚似乎只奉献给了晴景一人而已。实乃的忠诚是奉献给世代主君守护代长尾家的，对于他来说，只要长尾家名不倒，家业仍在，谁来做主君都可以接受——只要此人能够保证越后一国的安稳。

“晴景公现在是退到府中去了吗？”沉思了很久，宇野左马介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本庄实乃点了点头，左马介继续说：“如若不能夺回春日山城，那就必须尽快增援府中，保护晴景公。”

本庄实乃摇一摇头，提醒他：“听闻黑泷城之军正陆续开往春日山，而城崎、琵琶岛等处也莫不蠢蠢欲动，你我此刻离开栃尾增援府中，极可能为敌所乘。倘若栃尾城丢失，扬北众南下，府中更是危如累卵……”

“那么，请栖吉的丰前守大人前来协防栃尾如何？”

长尾丰前守房景，乃是守护代长尾氏的同族，这一分家因为领地在古志郡中，因此被称作“古志长尾氏”。栃尾城原本是古志长尾氏的本城，数十年前被守护代家吞没了，古志长尾氏迁移到东南方的栖吉城中，从此也被称为“栖吉长尾氏”。

乱龍

上杉謙信(上)

听到宇野左马介的建议，本庄实乃不禁轻轻哼了一声：“倘若战事旷日持久，谁知道丰前守大人会不会存有异心？这枳尾城本就是他古志家所有，他若顺手取去，则中越将再无我等立足之地了。”

“那么，只有催促栖吉城出兵了，”宇野左马介指点着地图，“请丰前守大人前往增援府中，大人留下来守城，我率领一半兵马渡过信浓川前往米山，监视宇佐美、柿崎、毛利诸家的动向，如何？”

“此计尚可，”本庄实乃点了点头，“不如你我一并出兵米山，请平三殿下前来守城吧。他虽然年纪尚幼，终究是丰前守大人之孙，即便丰前守大人忍心夺取孙儿的居城，你我从米山快速赶回，或许也还来得及。”

他们正商量着，突然廊下传来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美作、左马介，出阵了！”

两人惊愕地抬起头来：“平三殿下，去哪里？”

“黑泷城！”

长尾平三景虎是先守护代长尾为景的末子，现在的守护代长尾晴景的同父异母兄弟，这年刚十六岁。他发育得很晚，虽然十三岁就已经元服^①了，但直到今天依然不见长高，才到本庄实乃的肩膀而已，并且是一张娃娃脸，嘴唇上一点长胡须的迹象都没有。本庄实乃和宇野左马介骤然听到他的声音，匆匆转头朝廊下望去之时，就见这位少年已然穿戴好了黑丝威的腹卷^②，腰间佩带着几乎要超过身高的太刀，左手端着一枚海螺。

“出阵黑泷城？”宇野左马介一脸茫然地问道。

“黑田将兵马陆续调去春日山，他的本城黑泷定然空虚，”景虎用

① 指日本贵族男子的成人礼，在中国古代叫“冠礼”。

② 日式铠甲，某某威是指甲片或连缀甲片的丝线的颜色、连缀方法，腹卷是铠甲的样式。